

台北印象記 田代旅人



：『商場、小攤、違建。公車、三輪、計程。
華燈初上、異鄉人在西門。』



今日的台北市，人口瀕臨百萬大關，大部份是密集城中及圓環一帶，形形色色的人物和離奇古怪的行業，應有盡有。雖然近年來爲了發展觀光事業，七、八層的摩登大飯店巍然聳立，裝有冷氣設備的各家百貨商場，也來一次比賽「美化櫥窗」，新落成的中華大樓堂皇可觀，家家店舖琳瑯滿目；然而仍有許多人爲生計所迫，隨處在路旁擺個小攤子，尤使人感到奇怪的，竟連洋人的空酒瓶也被拿來當商品賣，七拚八換的舊衣服成堆地歡迎顧客，零零碎碎的日用品，更是不勝枚舉，大家只管一窩蜂地擠在西門町與老圓環，輝麗奪目的霓虹燈掩飾不了雜亂紛沓的街景，參差不齊的樓房、橫街直闖的車輛，如潮似浪的行人。隨着人口「壓力」的膨脹，台北市的繁榮不知不覺乎走上了畸形發展的歧途；衡陽路一帶是車水馬龍，遊客如過江之鯽，南京東路淒清冷落，路燈比星光更暗淡，羅斯福路也一籌莫展，乾脆不裝路燈算了。鬧區的土地可說是「寸土寸金」，而三張犁附近的新建築卻多乏人問津！我會親身領略過後身站一帶的「公寓風光」，平均一層樓住了三戶人家，嘈雜、骯髒的環境，實在使人難以忍受，更不幸的，家家都燃燒生煤做飯，弄得烏煙瘴氣。偶然有一次「難忘的巡禮」，到南機場一帶兜了一趟，看到一排排破落窄小的住屋，垃圾穢物觸目即見，有人還把房子搭在低窪的排水溝旁，這一帶的民房；每逢豪雨，頓成澤國，眼見他們那般「隨遇而安」的齷齪困境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！縱然爲了國際觀瞻，興建新穎美觀的大廈以配合「觀光年」，君不見那些就地取「材」的違章建築，恰似原野上的蔓草，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，越折越多的事實，未免是台北市「現代化」的一種諷刺！

台北不愧是戰時的首府，文化水準與學術風氣，實是中南部望塵莫及的。在這文物薈萃的城市，我能從各方面獲得許多知識。尤其在藝術的天地裡，常能在中山堂或國際學舍正襟危坐地欣賞中外名家的演奏或歌唱。不過就目前而言，台北市尚沒有一所合乎水準的藝術館，足以迎迓國際藝人的光臨，

上焉者「促進文化交流」，下焉者「提倡國民正娛樂」，記得有名的波士頓交響樂團，在中山堂演出時，我幸能身臨其境，看到狹小的舞台上容納一百零三名團員，加上大小的各件樂器，侷促而尷尬的情景，還有不良的收音設備，實有待改善。當我們這些莘莘學子留連於幽靜清雅的南海學園之餘，總會了解這個文明社會的矛盾現象。台北市固然是文人雅士濟濟一堂，以文會友之處，同時也是英雄好漢大用其武之地，許多剛穿上童子軍制服的乳臭小兒居然加入了稱兄道弟的陣營，在街頭開蕩蕩事，三輪車夫「地界分明」，爲了爭地盤而掀起一場械鬥，屢見不鮮；我曾在兒童樂園門口，目睹大夥兒三輪車夫圍毆他們的勁敵「計程司機」，打得如火如荼，爲民禱姆的警察雖然及時趕到，卻束手無策站着作「壁上觀」！從這些事態，充分表現出台北市中有些變態的英雄主義者和強食弱肉的现象。

最令人感慨系之的：處身在這個人物複雜的都市裡，很難感受到溫暖的人情味，人與人之間好像各懷鬼胎，彼此保持敬遠之的態度，即使是同住在一起的房客也很少交道，對於隣居更不用談，「只管各掃門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」，住上兩三年而不認識的，大有人在，根本用不着我們「鄉下那種敦親睦隣，守望相助的淳厚情感。」

多雨的台北，使人鄉愁縈懷，可是又戀戀不捨着台北街頭的三大特色，我把他們當作點綴日常生活的「三絕」——臭豆腐、烤蕃薯、榨甘蔗，請與見笑，這些都是在家鄉享受不到的。尤其是停歇在路旁的臭豆腐担子，遙聞那種「馥烈」的氣味，此味只在人間有，叫我如何不嘗它！我對它們的經濟又實惠，極爲欣賞，所以在此補湊一筆，無論天涯海角，總是長駐於我的心坎。

